

◆唐玉霞专栏

## 革命之路

唐玉霞

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于1960年代出版，当年就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与它一起入围的还有我们更为熟悉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但是我总以为，让这本书广为人知的是根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尤其是小李子和温丝莱特的合作。没有办法，文学现在就是这样，不刷屏不热搜不蹭流量明星，简直小众得怕人。

革命之路是书中男女主人公所生活的郊外一条路的名字。二战后的1950年代，男主弗兰克是个上班族，女主艾坡是个家庭主妇，兼职业余演员。都心有不甘地平庸无聊着。这是大多数居住在此的人的生活，也是世界上多数人的生活。当年不是这样，当年弗兰克是个有志青年，艾坡是个有梦女孩。必然而又意外地，生活过成止水一潭，女人的一厢情愿和男人的充耳不闻，别人眼里的幸福和自己的窒息。是痞子总要出头的，一场积压已久的爆发后，艾坡想起当年弗兰克曾经向往过的“美好的巴黎”。当年，他们都相信生活的高处、人生的意义在那里。艾坡建议全家前往巴黎，艾坡是个心灵不肯干涸的女人，但是话要说给懂得并且愿意懂得的人听，弗兰克已经不想听不愿懂，弗兰克的触觉已经渐渐麻木渐渐习惯现在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弗兰克得到了晋升机会，艾坡再次怀孕。弗兰克要求艾坡考虑孩子，要求艾坡接受这一切，要求艾坡让生活在此继续。

生育将最终剥夺自己追求自我的权力，艾坡

选择自己给自己流产，因此死去。弗兰克离开革命之路，搬到城里。新的住户搬进来，为艾坡所厌弃的生活依然在继续。一直在继续。

像艾坡这样对现状不满的人大有人在，像艾坡这样渴望逃离的人也大有人在，像弗兰克这样临阵脱逃的人更是大有人在。我们虽然对现实有一千一万个不满，但是真的放下一切说走就走却少之又少，对于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对于安稳安定的依恋，对于既成事实的接受，对于现实的迁就，对于既有的不舍，对于放弃后的茫然……我们是怯懦软弱的，我们不过是像弗兰克这样为自己的怯懦和软弱寻找到了借口，从而心安理得地自欺与欺人。

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艾坡要去巴黎。我记得以前看电视剧《上海滩》，那个风流倜傥的许文强死在了乱枪之下，他最后说出的话是：你知道我要去巴黎。许文强去巴黎是为了找他爱着的女人冯程程，艾坡呢？巴黎的生活和在革命之路上的生活会有本质的不同吗？靠换一个环境就能把自己从泥潭里拔出来？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是你的选择，那么你又怎么肯定你对未来的选择不是一种重复？也许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苦闷而已。就像作者自己所述：“我笔下的人物都在自己已知与未知的局限内，风风火火地想要做到最好，做那些忍不住要做的事，可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失败，因为他们忍不住要做回自己原本的样子。”

于是，生活就成了眼前的苟且，并且是一直

的苟且。你对接上了你的平稳，你以为平稳是幸福，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肯定不是你的梦想，如果你还记得自己的梦想的话。

如果艾坡成功地前往巴黎，甚至成功地说服弗兰克带着一双儿女同往，他们会怎么样？忠于内心感受的生活，是一种任性，还是一种逃离？多少人的灵魂曾向往过自由，但肉身却沉陷在柴米油盐中，不能自拔，也不愿自拔。

看着小李子和温丝莱特，不由得想起《泰坦尼克号》，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演的爱情与沉没，曾经激发了海量的泪。如果当年船没有沉，如果杰克捞到了另外一块木板，和露丝实现了双宿双飞，结果会如何？其实，多半杰克和露丝会成为弗兰克和艾坡，从阶级差别的危机、贫富的危机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危机、中年的危机。

电影中有个配角，是个疯子，他说：“很多人都能意识到生活的空虚。但承认绝望，这可真需要胆量！你以为挑起生活的担子是勇气，其实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更需要勇气。”一个疯子说出了真相，因为知道生活的真相，所以他疯了？还是，他疯了，所以说出生活的真相？

所以细思之下，对于婚姻生活来说，《革命之路》更像一部恐怖小说。

阿来说，一本好的书就是你读过后不知所言。电影也很好。导演萨姆·门德斯是温丝莱特的前夫，中产阶级危机被他表现得不动声色又惊心动魄，这是部我看过后很想抽支烟的电影。

◆小说世情

## 绮梦

闻琴

父亲告诉阿圆，1949年的夏天，你伯父挑着担子去城里卖茭白，被几个大兵用绳子牵走，上了船。

那年，伯父多大岁数？

十九岁。

父亲日夜念叨伯父，阿圆在睡觉时也梦见了他——伯父高高的个头，清秀的脸庞，眼睛黑亮，月白短褂绑腿裤，肩挑的担子一颠一颠，身影很快消失在灰色晨雾里。

阿圆拿起笔，在纸上画下伯父的模样，递给父亲。父亲看了又看，感伤地说：你的伯父，就是这个样子呀。那年，你爷爷奶奶都已生病过世，只有你伯父照顾我，他比我大七岁，他常踱步到院子外，游魂似的，眺望着悠长的村口，像一棵弯曲的病树。他也就病了。

吃饭时，父亲照常在饭桌上添一双碗筷，那是给伯父留的。阿圆，我们来喝酒。爹爹，你可有病呢。

一点酒，不妨事的。父亲喝了一口，又转过话题，低缓地说，我快六十岁了。

阿圆明白父亲的意思，爹爹，你还有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活呢，伯父肯定会回家的。

父亲看着阿圆，没说话，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显得比同龄人衰老许多。他打开衣柜，找出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小心地揭开，说，这里面有你伯父的衣裳鞋袜，还有一只他削的竹笛，你要继续替我保管啊。阿圆点点头，给他倒了一碗汤药。

父亲喝完，靠在床边，嘴里喃喃：你伯父可会做买卖呢，卖菜就吹笛唱，嘞嘞几声，吸引很多人。他卖茭白，莲藕，菱角，按季节卖时令菜蔬，是十里八村难得的好小伙子，谁都晓得他。

阿圆，你吹几下笛子，我想听一听。

他就握起竹笛，噙噙地试音，竹笛依然能发出动听的声响。

父亲眼睛湿湿地说，小的时候，我总喜欢跟他在他屁股后头，听他吹笛子叫卖……

在阿圆的坚持下，父亲还是住进了医院。

好几回，深沉的夜里，父亲念叨阿圆的名字，不，他吃唤的是伯父。阿哥，我就要走了，唉，真是舍不得你呀。

阿圆懵了，忙说，爹爹，我是你的儿子阿圆啊！

阿哥，这么多年里，我一直想你呀，想爹爹妈妈！

阿圆改口了，小弟，我也想你，天天夜夜念你啊。

父亲听了，乖巧地点头，像个羞涩的孩童。

阿圆实在受不了，跑出病房哭了好几次。他本是一个孤儿，父亲单身多年才收养了他，他们相依为命，彼此感情很深。

这天晚上，父亲又呻吟起来，医生也没办法。阿圆只好说，你睡吧，睡着了就不疼了。他想吹吹竹笛，但是不敢，怕惊扰其他病房的人。

父亲昏睡过去了。阿圆伏在病床前，不知不觉打起盹。到了后半夜，他恍惚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伯父竟然从窗户外头进来了。月光下，他还是十九岁的模样，蓝白衫短腿裤，玲珑俊俏。阿圆呆了一呆。伯父微笑着看着他，温和地说，我是来接你父亲的，总归要走的。

好孩子，别哭，我托梦来，就是想对你说声谢谢，伯父轻轻握住阿圆的手。

恍惚中，阿圆看到父亲也从床上缓缓地下来，分不清这是他的身体还是魂灵。他们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第二天清晨，父亲就去世了。

阿圆葬完父亲，也给伯父埋了一个坟。他把伯父穿过的衣裳，还有那只笛子，一起收进坟里。兄弟俩的坟紧挨着他们父母的坟。阿圆在父亲病着时，悄悄去查询，伯父登的那条船，不幸被风浪淹没。他没有告诉父亲真相，伯父就活到十九岁。

阿圆常来坟地，这里一年四季都开花。天好的时候，会飞来三只鸟，青色的鸟。他看着花藤缠绕在一起，附近又有动听的鸟鸣声，心里就很高兴。

现在，阿圆也是一个六十几岁的人了，有时候，看电视，看播报的台海局势，总会喃喃，老天你帮帮忙啊，帮助大家圆梦吧。



雪湖胜境 刘华杰 画

◆人间小景

## 饺子情缘

邹婷

喜欢吃饺子，特别是母亲包的三鲜馅儿饺子，有酥香的虾仁、嫩绿的韭菜和金黄的鸡蛋，融合在一起，鲜美、多汁，不油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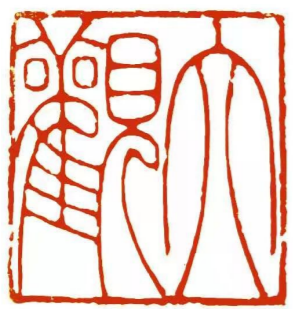
小时候，逢年过节吃饺子，母亲总要包几个里面有一分钱硬币的饺子，饺子煮熟之后，谁能吃到硬币便预示着谁的福气满满。于是，吃饺子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时，我和伙伴们三五成群，最喜欢玩一个名叫“偷吃饺子”的游戏，我们一群孩子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溜进厨房，也顾不得饺子烫与不烫，熟与没熟，张嘴就咬，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上颌烫下一块皮来，直到大人发现，呵责一番，才一哄而散，可大人们哪里知道，这才是游戏的乐趣呢！

记忆中，饺子是中国民间最传统的主食之一，饺子有岁岁交子之意，尤其到春节，合家团圆吃“饺子”，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小时的我特别期盼过年。临近春节的那些天，就掰着指头数日子，不仅是因为春节有新衣穿有压岁钱，更重要的是有饺子吃。记忆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的情景，朴素而温暖，令我至今对饺子都有一种异常偏执的喜爱。大年初一，母亲会起得特别早，为全家人煮饺子，饺子刚端上桌，我就迫不及待地先夹一个，直接塞进嘴里。没想到饺子太烫，不敢嚼，任它在嘴里打滚，烫得我眼泪都要流出了，还不敢让父母看出洋相。想吐出来舍不得，不吐又烫得慌，没办法就在嘴里团团转，嘴巴张得鼓鼓的，用舌头转了好几圈，才将饺子咽下。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看来吃饺子也不能心急。

长大后，发现饺子的结构极其简单，除了皮儿就是馅儿，自小看母亲包饺子，从剁馅、和面、擀皮到饺子出锅，历经了一套严谨的流程，肉要选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花肉，能看到一丝丝油花，剁到没有大颗粒但也不能剁成泥，调馅需要三次搅拌，先是大料水边倒边顺着一个方向搅拌，直到肉馅能成团，接着放配菜搅匀，最后用烧热的菜籽油滋啦一泼，再放少许香油继续搅拌。母亲包饺子更是行云流水，擀的皮儿中间厚，四周薄，皮儿上放好馅儿，拇指沾点水，和食指同时用力一挤，一个个小元宝、小兔子似的饺子便跳上了案板。

如今，父母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更深了，我也从当初的小孩儿长大成人，可一回到家，父母依然喜欢给我包饺子吃。父亲对我说：“你小时候爱吃饺子，天天吃都吃不够，现在方便了，家里有绞肉机、和面机，想吃就吃。可以多包几种馅儿的。”母亲接着父亲的话说：“现在随时去买新鲜菜，包多了可以放冰箱，随时拿出来煮。”吃着母亲包的猪肉芹菜馅、鲅鱼馅、韭菜鸡蛋馅、牛肉葱花馅等各种馅的饺子时，仿佛又回到了以前过年吃饺子的情景，它已经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一种记忆、一个烙印。

一个个白胖圆滚的饺子，在白瓷盘里冒着热气，蘸上调好的汁，一口咬下去，鲜香浓郁，它仿佛传递着父母与子女之间永恒的爱与炙热的亲情。这芳香，如今飘逸在每一个寻常百姓家中。



◆风雅颂

## 春天方向里的辞章（组诗）

欧阳健子

### 春天里走过桐城

我选择在春天在黎明中  
行走在龙眠河岸上  
风吹过栈道  
带走了三月的花瓣  
留下自己明亮的脚步

我手持一截杨柳和一枝桃花  
沿着河流一直朝着东方行走  
今天阳光就要取代昨天的夜色  
一场春汛让裸露的河床沐浴着肌肤  
我就要在这水声里获得无数春光

在这个文脉书香的小小古城  
石头和墙砖都沾染了文字  
我幸福地穿梭在街巷之中  
伸手就能触摸到先贤的身影  
在潇潇雨里我开始熟悉方以智  
和他背后这个城市  
从北门街到一所古老的校园  
姚鼐手植的银杏树叶依稀听到  
几百年来珍贵的书香  
而我每次走过六尺巷  
心里就充满了整个天空  
墙头瓦缝上的青草正透着礼让的光影  
从这里走过的路会飘着花香  
无论长短也无论宽窄  
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我的热爱

桐梓花开 紫藤花香  
练唱黄梅戏的小女孩  
诵读国学的小男孩  
一座城市的眼睛与未来由此而来  
那唱腔和书声透明闪亮  
落在古典的良莠桥上  
沿着河水顺流而下  
这源远流长而一脉相承的声音  
在春天更加令人羡慕  
因为他们靠近了这个城市的阳光  
并且走进了这个城市的内心

### 春天的铁轨和麦地

又到了三月  
一截铁轨伸向故乡  
海子的麦田辽阔得象一片大海

一位母亲拢着白发拎着箩筐  
一边走在查湾的田地里  
一边喊着海子带着水声的乳名

我的家乡桐城篁湾与怀宁查湾  
只有三四十公里距离  
我们同在长江北岸自古铜怀一家  
只隔着一首诗和另一首诗的距离  
只隔着一个春天和另一个春天的距离

我每次看到铁轨和麦地就想到查湾的海子  
想到一个短暂的生命和无数不朽的诗歌  
天空中打开一条春暖花开的道路

每年春天海子沿着诗歌的铁轨  
踏着清明的雨水回到故乡  
而他诗歌中的白马王子  
留在了爱情的茫茫草原和戈壁荒漠  
只有三月的春风抚琴鸣咽

沿着雨后的风向  
麦子正长出青春的模样  
那应该是一首诗留在人间的背影  
从三月阳光里来的海子  
终于回到了春天的泥土

在这珍贵的时光里  
无数个海子在人间复活

### 把一切美丽的祈祷都交给春天

我心甘情愿把一切美丽的东西  
交付给整个春天

把眼睛里的风景 嘴巴里的颂词  
把双手握住的春风 两脚沾满的泥土

把浑身淋湿的雨水 血管里荡漾的春潮  
把面前拂动的枝条 鼻子里萦绕的花香

把一个少年和天空中的风筝  
把一只蜜蜂和大地上的油菜

把一个老人和村庄里的守望  
把一头水牛和拔节中的麦子

我弯下腰，就是一棵枯柳的新枝  
我把自己的影子匍匐在鸟语之中

我在词语的土壤里见微知著  
从蚂蚁和蛇的洞口找出一条道路

从一只蝙蝠的翅膀扇动中  
我祈祷无数个生命在飞翔中发出光亮

是什么指引我聆听耳边的声音  
那是因为大地上响起向死而生的脚步

### 愿你拥有一片呼风唤雨的天空

从今天开始  
一场雨水就要开始  
你从头到脚淋在湿润的词中

这人间的春光  
只需一朵桃花就可以催开  
只需一行白鹭就可以带上蓝天  
我要学会用一只蜜蜂的翅膀  
扑向大地上的花朵  
扑向枯木逢春的辽阔

从春风化雨开始  
我站在河岸上祈福每个人  
拥有一片呼风唤雨的天空  
在自己的江山里  
每一个人都是一道闪电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捧一把春夜雨水  
浇灌一群草木的双手  
那些湖中的不知名的小岛和石头  
一夜之间变成人类的模样

### 树叶不会说话

树叶不会说话  
但它落下的声音  
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时间不会说话  
但它似水流年的缝隙  
闪过一个人的一生

花朵不会说话  
但它开放过的地方  
会留下灿烂的痕迹

月亮不会说话  
但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月光就会照着你的脸庞

青草不会说话  
但你脚步踏过那一刻  
你会倾听到自己和大地的内心